



關於佛教研究的幾個問題

一、學點歷史，應用辯證的方法

近幾年來，筆者在美國羅無虛居士指導下，進行原始佛教與「雜阿含經」的研究，寫了一些習作文稿，在國內外佛教刊物發表，介紹原始佛教與根本法義。在海外，對原始佛教與「雜阿含經」，原是司空見慣，習以為常，沒有引起什麼反應。但在國內，却激起軒然大波，受到種種指責。我們提倡各宗並弘，歡迎學術上的爭鳴，所謂理愈辯愈明，但反對「文革」式的扣大帽子，以氣勢壓人。由於家所周知的原因，內地佛教在「十年浩劫」中受到嚴重沖擊，頻臨滅絕。以後撥亂反正，重新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，獲得復蘇，但在佛學研究領域中，無論在人才、信息、成果等方面，都出現了斷層，與國外比較，顯得落後，必須急起直追迎頭趕上，而不能滿足於現狀，夜郎自大。例如我國是流行北傳大乘佛教的國家，當印度佛教東傳時，因為缺少「阿含經」

及大乘經集成的資料，廣面接觸佛法之際，正好是大乘經發揚的時代，因而隋代智者大師、唐代賢首大師將「阿含」判為「藏教」、「小教」，致使此後千二百多年間，中國佛教徒很少重視「阿含經」。這一影響還波及到日本，他們也從來不注重「阿含」經教。但在十九世紀末葉，日本留學歐洲的學者接觸到南傳巴利語佛教聖典——五部尼柯耶，對照北傳漢譯的四「阿含」，以及近代歐洲學者從印度、中亞等地古手抄經本與出土文物，綜合宗教、語言、文獻、考古等學研究，認識到四部「阿含」及五部尼柯耶為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時代公認的佛教聖典，是佛陀根本思想以及言行的最早記錄。經重新勘定，漢譯四「阿含」的價值和重要性比較巴利語本五部尼柯耶有過之無不及。因為漢譯四「阿含」，不是一人傳譯的，出自不同部派，如「雜阿含經」出自化地部，「增一阿含經」屬一切有部，並以大眾部本修補。「中阿含經」也為有部所傳，「長阿含經」依法藏部本。研究起來雖沒

蔡惠明

有巴利語本便利，但也就因為如此，對於組織的次第，經文的具缺，文句的出入，在比較研究上，不同部派的聖典，各有它獨到的參考價值。南北傳「阿含」的對比研究，向前有助於了解根本佛教和原始佛教，向後有利於認識已分化的部派佛教，以及已演變的大乘佛教。台灣印順導師對「阿含經」的研究，已取得豐碩的成果。而已故的能海上師更推崇「阿含」為根本乘，作了「增一阿含經」和「雜阿含經」學習筆記。可見過去天台、賢首二大師對「阿含」判為「藏教」、「小教」有其歷史局限性，不能引以為準，要按照實事求是、依法不依人的原則進行重新評價，不應因循守舊，錯再錯下去。還有國內某些學者，以「大乘佛教」護法自封，祭起「順者昌，逆者亡」的法寶，着重經院式研究，不求全面理解精神實質，這也是必須糾正的，例如對提倡「人間佛教」，把它說成是只講人天乘，否定出世法，抹煞了佛法究竟的目的。禪宗六祖慧能的偈言明確指出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覓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覓兔角」。人乘法是五乘法的基礎，學佛的最高追求是成佛，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如果連「人」也未做好，却侈談見性成佛，確屬不可理解，也是不可能的。「增一阿含經·等見品」說：「諸佛世尊，皆出入間，非由天而得也。」說明佛是人間的正覺者，不在天上。佛是人，不是神。「中阿含經」也指出：「諸惡莫作，諸善奉行」是修學佛法，淨化身、口、意三業的開端，佛出入間，並在人間成道，為什麼不可以提倡「人間佛教」呢？完整地說，應當是：做好「人」是基礎，再順序而進，達到成佛為究竟。

從事佛學研究，應當學點歷史，應用辯證的方法。要從印度佛教史、中國佛教史以及世界佛教史中找出客觀的規律、演變的過程並從中總結經驗，汲取成功的、失敗的正反兩方面的教訓。不可張冠李戴，或生搬硬套。例如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佛教八宗

，與印度佛教是有區別的，但却有淵源關係，不能說毫無聯繫。各宗都以自宗為圓教，至高無上，並貶低其他宗派。就如大乘起教興起後，將它以前的部派佛教稱為小乘佛教，含有貶意，當然部派佛教是不會接受的，以後在文獻上應用開了，大家看慣了，也就習以為常。但不能因此得到結論：小乘終是偏狹的，只有大乘是圓頓的。佛陀說法是觀機施教，對不同對象、於不同場合，講不同的法，由於弟子們理解的不同，產生了各種紛歧和矛盾，以致出現分裂，這種分裂延續較長的一段時間。印度大乘佛教形成後，繼續出現一批闡發大乘思想的經典，在理論上發揮了空、中道、實相、六度等學說，對教義有所發展。其中主要的有無住涅槃、緣起性空和法相唯識說。佛教傳入我國，經過高僧們的努力，教義有許多創新，主要有三諦圓融、一念三千以及頓悟、十玄、六相和三觀等。如果把中國佛教各宗獨有的教義去評論南傳上座部佛教，或日本、朝鮮、越南佛教的教義，那就會發生隔靴抓癢，甚至格格不入的情況。同時，在分析研究中，必須應用辯證的方法。恩格斯也曾說過：「自然辯證法是釋迦牟尼所特有的。」佛教哲學蘊藏着極深的智慧，它對宇宙人生的觀察，對人類理性的反省，對概念的分析，有着深刻獨到的見解。印度因明學隨着佛教東流而傳入我國，對提高我國思想界的理論思維能力具有重大的作用。自唐玄奘大師提倡新因明並詮釋了大量因明經論之後，對因明的研究，出現了空前的盛況。但國內一些學者還不習慣用辯證法看問題，順口開河地妄論是非，如北京「法音」一九八九年第五期登載「論開悟」一文中有一段：

「小乘直到現在還不承認大乘。他們認為大乘是世尊涅槃以後出現的違背世尊本意的說法，只有小乘教義教規才真正有資格被稱為佛的教法。現在有許多佛教研究者，也有不少人認為從小乘經典入手是研究佛教唯一的途徑，極倡其所謂回到佛教原始面

目的說教，其實不過跟着西洋學者之尾巴而已！我們是以發展觀點看問題，我們認為這些人是有些大腦蛻化，企圖把歷史前進的車輪向後拉，並不懂什麼是佛法！」

這裏沒有一句以理服人的話，只是氣勢滔滔地訓人。在釋尊菩提樹下成道、涅槃到當來下生彌勒菩薩在龍華三會成佛這一歷史時期中，釋尊是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成就一切智的佛陀，不會有人超過他，這是應當肯定的。原始佛教以四諦為核心，緣起為總法則，佛經所說的法義都是從這個源泉中流出來的。學佛是從現實人生着手的正道，從正道修行得到解脫。聖道的內容，主要要有七類，總名三十七道品，其中根本的是八正道，這是三乘所共依。「大智度論」卷十九說：「佛說四念處乃至八正道是摩訶衍，三藏中亦不說三十七道品獨是小乘法。」提倡回歸佛陀時代教法，發揚根本法義，研究「阿含」經教，怎麼會「大腦蛻化，企圖把歷史前進車輪向後拉，並不懂什麼是佛法」呢？顯然這位「學者」「一葉障目，不見泰山，兩耳塞豆，不聞雷」，主觀地得出錯誤的結論。至於引進西方先進技術、科學研究成果、整套管理經驗，對國家建設是有利的，對佛學研究亦應擺脫「關門主義」的影響，不能籠統地指責為「跟西洋學者之尾巴而已」。「中國高僧在實現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，與天竺及西域僧人通力合作，沒有發生過「排外」現象，這個歷史傳統應當繼承和發揚！」

二、根本法義被逐漸改變

在佛陀時代的各教派中，緣起論是佛教特有的。佛經中說緣起，可以概括為四個重點：

(一) 無造物主，就是否定有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，認為任

何一個因都是因生的，任何一個緣都是緣起的，因又有因，緣又有緣，從時間方面說：無始無終；從空間方面說，無邊無際。佛教不承認有人格化的造物主，也否認宇宙本體人格化的存在。

(二) 無我，就是認為世界一切事物皆無獨立的實體。

(三) 無常，就是說一切事物都受到時空條件的制約而變動不居。

(四) 因果相續，就是說因緣所生的一切法（事物或現象）固然是生滅無常的，但又是相續不斷的，如流水一般，前前逝去，後後生起，因因果果，沒有間斷。這是從豎的方面而言；從橫的方面說，因果關係固然複雜，但其間又法則井然，一絲不亂。一類的因，產生一類的果，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因與果相符，果與因相順。

總起來看，四個論點實際上只是兩個論點——無常和無我，加上「一切皆苦」，三者合稱「三相」，又稱「三法印」。以後於「三相」外，加入「涅槃寂靜」，稱為「四法印」。後來又因無我、無常中已包括苦，把苦去掉，成為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的三法印。三法印正是緣起支作基礎而發展的。緣起支包括兩個方面：來與去。來是指苦的產生，去是指還滅趨向涅槃。釋尊常說，懂得了緣起說，就懂得了「法」，可見緣起說是佛教的最高原理，而三法印是緣起說的體現，不論南傳北傳、大乘小乘，都是通用的。現在有人竟把「三法印」稱為「聲聞法」，提倡所謂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，在意義上恰恰相反。溯其原因，起始於一切有部。有部認為一切法通過時間三相，法的形狀改變，但體（自性）不變，強調物質的體，在過去、未來、現在都不

變動。這種說法一開始就把「無常」的理論從深處否定了，同時在最後超越佛陀的十四無記（其中有一條世間是有常還是無常？）大談其形而上的論調。同時「我」的理論也告復活，有部居然承認有一種「假我」的存在，到了犢子部就公然主張有一不滅的輪迴主體（補特迦羅）了。三法印就剩一個「涅槃寂靜」未受破壞。大乘空宗創始人龍樹針對有部的「三世實有」、「法體恆有」，以「空」總破。他的方法有二種：一是「中觀論」的辯證法，將自性論抹除；一是「大智度論」的直觀，直接洞觀諸法如幻如化，一切歸於空。他的遣除境相不但否定有形的外色，甚至是空間、運動、時間皆成如幻如化，最後連空也空，一切歸於滅絕。「中觀論」開宗明義就提出：「不生亦不滅，不斷亦不常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也不去」的八不思想，他既否定實存的辯證，但又肯定生滅的存在（假有）。在「般若經」後，如來藏經典出現了，引人注目的是「大涅槃經」竟把三法印全否定了，把「無我」、「無常」、「苦」說成常、樂、我、淨。如經載：

「我者，即是如來藏義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。

我者，名為如來。……常者，如來法身。樂者，即是涅槃。」

以後又出現了唯識學派，獨標心識不滅，轉識成智，化為四智。其實識仍然是然，智仍然是識。從原始佛教觀點來看，釋尊一再提出識無常，告誡弟子們不要執識為我，執識為常，它是苦的根本，違反「無我」、「無常」，但唯識學還是保留心、識，形成一套富於禪定實踐的理論。可見印度佛教史已記錄了否定三法印的逐漸演變，使之離開了佛陀本懷。大乘佛教傳入我國後，又出現了與印度佛教的不同思想風貌。中國佛教受儒、道兩家的

心本淨論、本體論的影響，建立了獨特的思想體系。最有代表性的是「大乘起信論」，它主要把大乘如來藏思想與唯識說結合為一；闡明「一心」、「二門」、「三大」的佛教理論，「四信」、「五行」的修持方法。既沒有「涅槃經」、「楞伽經」那樣的相當「梵我」的色彩，又全然把真如看成是和萬物合光同塵的自體，具有中國民族特色。「起信論」雖也談如來藏，却没有如來藏類的神我理論，它把如來藏等同真如，視為宇宙本體，一面是染，一面是淨。它的體大、相大、用大與「法華」的體淨、跡用，都闡述本體的不滅，並廣為宣說。不二法門也被解釋成復歸於「一」，但「一」却不能被遣除，它成了大乘學說的一個包袱，竟被引以為傲，可見中國大乘佛教的某些教義已與根本佛教的教義隔行如隔山，涇渭分明，其痕跡隱然可尋。

三、恢復人間佛陀的形象

原始佛教經典記載，釋尊行止，一如常人。「雜阿含經」中雖稍微有些神化，但還是顯示佛也有老、病、寂滅等通常現象。在早期經藏和律藏中，記載釋尊家世和出家經過的有「長阿含經」中的「大本經」等；記述初轉法輪情況的有「雜阿含經」中的「轉法輪經」等；敘述教化活動的有「摩訶僧祇律」、「四分律」、「五分律」等以及「阿含經」中諸小經；記載釋尊晚年生活的有「長阿含經」中的「游行經」（異譯「佛般泥洹經」、「大般涅槃經」、「般泥洹經」），以及「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」等。後來出現「本生」一類的經典，把佛陀的前生稱為「菩薩」（這是最早有關於菩薩的定義，而本生故事的描述，以寓言形式出現，還沒有直接渲染和神化佛陀。到了部派佛教時期，佛和菩薩的概念就不一樣了。在「異部宗輪論」中，佛陀被描述成「佛所說話都是無上聖道」、「如來身沒有邊際」、「壽命沒有窮

畫」；菩薩是「從母親的右腋出生」、「菩薩願意往生三惡道去利益衆生」，把佛陀提高到「梵天」地位，但仍暗示只屬於佛陀本人而已。大乘佛教把「神化」一再提升，使他成爲一個理想化的崇拜對象。這是違反原始佛教根本精神的，因爲佛教否認有至高無上的「神」，認爲事物是處在無始終、無邊無際的因果網絡之中。因此，在西方學術中有人認爲佛教是唯一的「無神論」的宗教。這種看法，似乎不易理解，但佛教教義確實如此。筆者在一九九一年四月，總第三十八期「台州佛教」月刊上發表「恢復佛教的純正」一文，主張恢復人間佛陀的形象，不要把佛神化，不要把教理玄化，却受到一些人的指責。他們認爲這是「誹謗大乘，斷佛慧命」的「邪見」。「台州佛教」編輯部爲此發表「佛法是圓融的」評論代爲辯解，說明我們提出恢復佛教的純正，是指佛教在長期流傳中失真，清除混進的塵垢，目的是弘揚真正的大乘精神，怎能扣「誹謗大乘，斷佛慧命」的帽子？新加坡佛教總會副主席、光明山普覺寺住持演培老法師就曾著有「人間佛陀」一書，呼籲恢復人間佛陀的形象。最後他引印順導師在「佛在人間」一文中的一段話：

「佛陀是人間的，我們要遠離擬想，理解在人間的確實性，建立起人間正見的佛陀觀。佛是卽人而成佛的，所以要遠離俗見，要探索佛陀的佛格，而作面見佛陀的體驗，也就是把握出世（不在天上）的佛陀觀。這兩者的融然無礙，是佛陀觀的真相。在大乘佛教的發展中，如果說有依人乘而發趣的大乘，有依天乘而發趣的大乘。那麼人間成佛與天上成佛，就是明顯的分界綫。佛陀怎樣被升到天上，我們還得照樣歡迎到人間。人間佛教的信衆們！不是人間，就是天上，此外沒有你模稜兩可的餘地。請你熟

誦佛陀的聖教，樹立你正確的佛陀觀：「諸佛世間，皆出人間，不在天上成佛也。」

四、努力進促南北傳、大小乘融合

大乘佛教的護法們貶稱小乘爲灰身滅智、焦芽敗種，却不能容忍南傳上座部聲稱「大乘非佛說」，這是有欠公平的。法法平等，各宗各派應當互相尊重，交流融合。如「法華經」就強調佛以一乘（大乘）爲衆生說法，方便說二、說三，貶斥聲聞乘爲羊鹿之車，甚至指是焦芽敗種。在該經中又使佛陀重新爲舍利弗、大迦葉、大迦旃延等授記成佛，這樣就把佛果和阿羅漢果分開了。這在根本佛教義上認爲佛與阿羅漢解脫相同，但果德不同有所區別，貶低了阿羅漢，使中國佛教徒看不起阿羅漢。實際上阿羅漢已超凡入聖，天台教義謂相當與七地菩薩，與凡夫相比，差距甚遠，有什麼理由看不起聲聞聖人呢？如來藏經系的經典更從梵我一如升華到佛陀變成創造者，使佛陀背離人間佛陀形象，與此相應，同樣令大乘佛教喪失其人間性。

爲了活躍和深化佛教研究，必須堅持「佛法是一味法」的原則，撤除人爲的藩籬，擴大南傳和北傳佛教間的交流，取長補短，共同提高。大小乘佛教也應互相尊重，攜手合作，不要自揚抑他，而應共同作出融合的努力。筆者曾撰文記述弘一大師的摯友夏丐尊老居士於一九四四年參加「南傳大藏經」的翻譯工作，他就是希望填補缺譯的空白，以與北傳藏經滙合，使如來一代時教圓滿無缺。由於當時因緣不具足，「南傳大藏經」僅譯了一小部份而中輟，我們應該繼承夏老的未竟遺志，圓滿他的願望。妥善解決佛教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，海內外佛教徒團結一致，迎接佛教復興新高潮的到來，是時候了。